

“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的宽域解读及相关问题*

黄瓚辉 厦门大学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对于“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的宽域解读现象, 以往文献或只是描述现象, 或仅从成分统制结构关系角度做出简单解释。本文充分讨论了“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作宽域解读这一语言事实, 并对这一现象重新做出了解释。本文坚持话题化是关系化的先导这一观点, 认为“都”字关系结构都是对相应的“都”字话题结构中话题成分的关系化, 因而中心语继承了后者话题成分作宽域解读的辖域特点; 而对于看似不能被这一解释覆盖的“每……的……”结构, 本文认为可以看作是领属结构而非关系结构, 而“每”的全称量化功能在领属结构中得以传递, 因而使得整个结构具有跟“每 + CL + NP”同样的分布要求。

关键词 “都” 关系结构 中心语 辖域 “每”

1. 引言

本文讨论的“都”字关系结构, 指的是关系小句中的谓语部分带有状语“都”的一种关系结构。例如:

(1) (我喜欢) 每个同学都选中(e_1) 的文章 $_1$ (\circ)

(2) (这是) 我们大家都熟悉(e_1) 的歌曲 $_1$ (\circ)

“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的宽域解读, 指的是上述这种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 也就是整个“都”字关系结构的所指对象一定是为关系小句所表达的各个子事件所共同涉及的。例(1)中“文章”相对于“每个同学”作宽域解读, 即每个同学选中的是相同的文章; 例(2)中“歌曲”相对于“都”作用于“我们大家”的全称量化作宽域解读, 即我们大家熟悉的是相同的歌曲。如果没有“都”的出现, 则“每个同学选中的文章”可以是不同的文章, 而“我们大家熟悉的歌曲”也可以是不同的歌曲。

“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须作宽域解读的这种现象, 在以往的文献中已有论及。我们知道的主要有王还(1983, 1988), 兰宾汉(1988), 董为光(2003), Aoun和Li(1993), Yang(2002), Huang(1996, 2005)等。这些研究有的专门描写这一现象, 有的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涉及这一现象, 有的则附带给予了直接的解释(详见本文第3节)。虽然这些文献中已经讨论到这种现象, 但由于其研究的任务主要不在于单独对这种现象进行考察, 故而讨论不够全面充分, 特别是所提供的解释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将在充分考察相关语言事实的基础上, 从话题化和关系化推导关系的角度, 对“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作宽域解读的现象提

*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事件量化系统的研究”(项目编号: 06CYY013)和香港理工大学科研基金项目“Adverb Quant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its Diachronic Development”(现代汉语副词量化及其历时发展, 项目编号: G-YX73)的资助。本文初稿在第十五次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吉林延边, 2008年7月)上报告, 报告时先后承蒙胡建华、刘丹青、郭锐、刘辉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文章尚存问题概由笔者负责。

出自己的解释。

2. 语言事实：“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作宽域解读

2.1 “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作宽域解读

“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作宽域解读的，无论中心语是 DP 的形式还是光杆名词的形式。例如：

- (3)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的王老师(。)
- (4) 大家都乐意干的工作(是哪种工作?)
- (5) 人人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
- (6) (这是) 大家都看过的一部电影(。)
- (7) (这些是) 大家都看过的几部电影(。)

例(3)中的中心语是专名的形式，例(4-5)中的中心语是光杆名词的形式，例(6-7)中的中心语是 DP 的形式。

当中心语为专名或单数的 DP 时，指称的是特定对象，或只指称一个对象，因而毫无疑问是宽域解读^①，如上面的例(3, 6)。当中心语为光杆名词形式或复数形式的 DP 时，是否为宽域解读，从形式上看不出来，此时在理论上存在宽域、窄域或集合解的多种可能，上面所举的例(4, 5, 7)就是如此。语感告诉我们，例(4, 5, 7)中的中心语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都是作宽域解读，窄域解读在这里是不可能的。^②

2.2 不带“都”而关系小句内出现复数成分的关系结构

不带“都”而关系小句中出现复数成分的关系结构，如例(8)所示，其中的“我们”为复数成分。

- (8) 我们去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和广州。)

在这样的结构中，也存在中心语的所指对象与复数成分所指对象的量的关系问题。例(8)所涉及的事件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包括甲、乙、丙三个人，那么下面几种情况，都在例(8)所涉及的事件范围之内。

- (9) a. 甲去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乙去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丙去了北京、上海和广州。
- b. 甲去了北京，乙去了上海，丙去了广州。
- c. 甲去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乙去了北京，丙去了广州。
- d. 甲去了广州，乙去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丙去了上海。

.....

例(9)尚未穷尽所有的情况。我们发现，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成例(8)的形式；而之所以能说成例(8)的形式，是因为这些情况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去”事件的主体的加合为“我们”，

^① 以数量词为限定词的 DP，在量化句中不指称特定的对象，如“每个人看了一部电影”中，“一部电影”虽然是单数的 DP，但也不是指称特定的对象；而在“大家都看过的一部电影”中，单数形式的“DP”指称的就是某个特定对象。

^② 胡建华教授在第十五次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上给笔者举了这样的例子“每个教授都想推荐给每个学生看的书”，质疑其中“书”的宽域解读。我们认为，这个结构中“书”仍然是作宽域解读，跟“每个教授想推荐给每个学生看的书”不同。

而去的城市的加合为北京、上海和广州^③。在例(9)中,例(9a)是个极端的情况,跟“我们都去过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和广州)”^④所涉及的事件重合,即我们共同都去过这三个城市。而其他几种情况,是不能说成这样的带“都”的关系结构形式的。如果把复数名词短语与其他复数名词短语所指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看作一种广义上的辖域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在一般的关系结构中,中心语并不一定要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复数成分作宽域解读;而在“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一定要相对于“都”所引出的全称量化作宽域解读。

2.3 宽域解读的两种类型: 个体的宽域解读和类的宽域解读

“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占宽域解读,其现实基础是同质的不同事件涉及同一对象。这个“同一对象”可以是同一的个体(individual),也可以是同一的类(kind)。类可以实现为不同的个体,这些不同的个体在同属某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下面的例子中,例(10)中事件涉及同一个体,例(11)中事件涉及同一类。

(10) 我们都喜欢王老师。 (11) 我们都送了花圈。

当事件涉及同一个体时,如要用相应的“都”字关系结构来表达,我们可以直接用表示这个个体的名词短语充当中心语,也可以用其上位类型。

(10) a. 我们都喜欢王老师。 → b. 我们都喜欢的王老师。
c. 我们都喜欢的老师(是王老师。)
d. 我们都喜欢的人(是王老师。)

当事件涉及同一类时,如要用相应的“都”字关系结构来表达,我们不能直接用表示这个类的名词短语充当中心语,而是只能用其上位类型。

(11) a. 我们都送了花圈。 → b. #我们都送的花圈^⑤。
c. 我们都送的东西(是花圈。)
d. 我们都送了的的东西(是花圈。)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在关系结构中,由于中心语受关系小句的修饰,所以整个关系结构所指称的对象是该关系结构的中心语名词短语所能代表的类的下位类型^⑥。如“我们都喜欢的老师”中,整个关系结构所指称的对象是“老师”的下位,即 $\{x \mid \text{我们都喜欢的老师}'(x)\} \subseteq \{y \mid \text{老师}'(y)\}$ 。这个结构可以指称“我们都喜欢王老师”这个事件所涉及的客体,因为“我们都喜欢王老师”这个事件中的客体是一个个体,它也是属于“老师”这个类中的一个。由于“我们都喜欢的老师”只能是“老师”的下位,因此,当不同的事件只是涉

^③ 这里用“加合”(sum)而不用“集合”,是因为有的情况中不同的人去的城市有重合。

^④ 当关系小句中没有出现“都、只”等语义算子时,动词用光杆的形式,关系小句也能表达过去事件,如例(8)就可以表达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出现了“都、只”等语义算子时,则需要用上“了、过”等时态标记,才能表达过去事件,参见Huang(2006)。

^⑤ “我们都送的花圈”是可以说的,但此时只能理解为类似“我们都可能送的花圈”或“我们都会送的花圈”的意思,也就是此时关系小句倾向于被理解为是带模态义的,区别于“我们都送了的”或“我们都送过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具体请参看Huang(2006)。

^⑥ 在生成语法框架下,关系结构中中心语、关系小句中的空语类和关系代词三者被给与同标,即认为它们是同指的。本文的引言部分提到“中心语的宽域解读”实际上就是整个关系结构所指称的对象为关系小句所指称的各个子事件所共同涉及,这样的说法暗含了中心语的所指对象与整个关系结构的所指为同一对象。但如果中心语名词是光杆形式,这个光杆名词单用时所代表的类一定是以这个光杆名词为中心语的关系结构所指的类的上位类型。

及“老师”这个同一类别时，我们就不能以“老师”为中心语来形成相应的“都”字关系结构。

- (12) a. 我们都喜欢老师。 → b. #我们都喜欢的老师

同样，例(11)中事件只是涉及“花圈”这个同一类，我们也就不能以“花圈”为中心语来形成相应的“都”字关系结构。

什么类别的事件，其不同的具体事件可以涉及同一个体，或者只能涉及同一类别，这跟事件的性质有关，是由现实基础决定的。可做以下粗略分类：第一，取得和给予事件一般只能涉及不同个体，动词如买、卖、嫁、娶、送等。第二，制作事件一般只能涉及不同个体，动词如泡(茶)、写、织(毛衣)、炒(菜)等。第三，心理活动一般可以涉及同一个体，动词如喜欢、恨、讨厌、想、熟悉等。

“个体”和“类”的区别对应于名词短语的外延义(extension)和内涵义(intension)的区别。名词短语的意义包括外延义和内涵义两个方面。外延义指名词短语所指称的某个特定的实体，内涵义指名词短语所代表的概念。例如，the prime minister 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如例(13a-b)所示。其中例(13a)是外延义，指某位特定的首相，例(13b)是内涵义，不特指某位首相，而指只要是当英国首相的人。关于名词短语的外延义和内涵义及下面的例句见蒋严、潘海华(1998:397-403)。

- (13) John believ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of Great Britain resides at Downing Street No. 10.
a. that a certain person who happens to be the prime minister (Major) lives at Downing street No. 10.
b. that British prime minister in general live at Downing street No. 10.

相对于个体的宽域解读，类或内涵义的宽域解读由于不涉及具体的个体，似乎辖域关系不好理解，其实不然。涉及内涵义时，虽然并不表示不同事件涉及了同一对象，但却表示不同的事件涉及的对象具有相同的属性。就该同一属性与关系小句中有关名词成分的所指对象的对应关系而言，仍然是宽域的关系，只是此时涉及的不是实体而是属性。而在进行逻辑刻画的时候，对作宽域解读的变量x的限制就不再是一阶的而是二阶的了，即属性的属性。而这种将类指用法和存在用法统一起来的作法，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出现，如Carlson(1977)就将个体这一概念延伸至事物的类上。例如，“猫”的类可以看作一个个体，就跟一只猫是一个个体一样，因而在辖域相互作用时，类指名词短语和存在名词短语有着类似的表现，Liu(1990)在考察汉语中名词短语间的辖域关系时，就采用了Carlson(1977)的类指用法和存在用法可以统一起来的观点来解释相关的现象。

3. 以往的研究：结构关系是否为唯一决定因素？

3.1 杨中玉(Yang 2002)的研究

Yang(2002)在讨论汉语中的量化及其辖域解读时，专门用一章讨论了全称量化的准允，主要是讨论“都”的出现与否对关系结构中的“每-NP”成分与中心名词的辖域关系的影响。Yang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每”应该被看作是变量，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全称量词，理由就在于“每”一般要跟像“都”这样的副词共现，而这些要求强制性出现的成分才是真正的量化词，“每”只是被这些量词约束的一个变量。Yang采用跟Cheng(1995，转引自Yang

2002) 同样的观点, 认为“都”是一个量化算子, 必须在 LF 层附加到一个能约束到“每-NP”的位置; 同时采用黄正德(Huang 1982, 转引自 Yang 2002) 的观点, 认为“都”在句中的位置, 起着标记辖域的作用, 当“都”在关系结构中出现时, 关系结构中的“每-NP”作窄域解读, 当“都”在关系结构之外出现时, 关系结构中的“每-NP”作宽域解读。如例(14-15) 所示, 例(14) 中“都”出现在关系结构之外, “每个教授”相对于“书”作宽域解读, 例(15) 中“都”出现在关系结构之内, “每个教授”相对于“书”作窄域解读。

(14) 每个教授推荐的书, 我都念了。

(15) 每个教授都推荐的书, 我念了。

Yang 进一步提出隐性量化算子一说, 以解释关系结构居于主句宾语位置时的辖域情况(例 16), 以及关系结构内部“每-NP”处于关系小句主语和宾语不同位置时辖域解读的不对称现象(例 17)。隐性量化算子 $\forall x$ 的量化方向是右向的, 当它位于关系结构之中时, “每-NP”作宽域解读, 当它位于关系结构之外时, “每-NP”作窄域解读。例(16b) 中 $\forall x$ 位于关系结构之中, 但它的右向量化特征使它得不到合适的量化对象, 因此“每个教授”作窄域解读时不合法。

(16) a. 我 $\forall x$ 念了每个教授(x) 推荐的书。

b. * 我念了每个教授(x) $\forall x$ 推荐的书。

(17) a. 我念了 $\forall x$ 批评每个理论(x) 的文章。

b. 我 $\forall x$ 念了批评每个理论(x) 的文章。

可以看到, Yang 通过假定量化算子处于结构上的不同位置, 试图解释“每-NP”在关系小句主宾语不同位置辖域解读的不对称现象。这一处理看似对几种情况作了统一的解释,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Yang 并没有直接回答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也就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都”在关系小句内就可以标记“每-NP”的窄域解读, 而在相应的主句“每个教授都推荐了一本书”中则标记“每-NP”的宽域解读? 此外, 如果例(14) 中“都”约束的是“每个教授”所代表的变量, 那么该句的逻辑表达式就只能写成(14') 的形式, 而我们的直觉是“都”所约束的变量应该以“书”为定义域, 而不是以“教授”为定义域, 即应该是(14'') 的形式(因与本文论题无直接关系, 定义域中省去了较为复杂的对“每个教授推荐的”的语义刻画, 以省略号表示)。

(14') $\forall x [\text{professor}(x) \rightarrow \exists y [\text{book}(y) \& \text{choose}(x, y) \& \text{read}(I, y)]]$

(14'') $\forall x [[\text{book}(x) \& \dots] \rightarrow \text{read}(I, x)]$

3.2 Aoun 和 Li(1993) 的研究

真正直接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的是 Aoun 和 Li(1993) 和 Huang(1996, 2005)。Aoun 和 Li (1993) 是纯粹从句法角度来解释量化辖域现象的。他们提出了最小域约束原则(MBR) 和辖域原则, 把句子中量词之间的辖域关系和 Wh-词/量词之间的辖域关系, 以及名词性结构包括关系结构中量词之间的辖域关系和 Wh-词/量词之间的辖域关系, 都统一纳入这两个原则的解释之中。在 Aoun 和 Li 的系统中, 一个量化成分要作宽域解读, 则一定要在 LF 层中成分统制(c-command) 占窄域解读的成分, 或者成分统制该成分的一个处于非 A 位置上的语迹。能够在量词提升(quantifier raising, QR) 后形成某个量化成分对另一个量化成分或其非

A 位置上的语迹的成分统制关系，就能产生该量化成分的宽域解读。如果某个表达有辖域歧义，则在量词提升时可以产生量化成分甲成分统制量化成分乙的结构，也能产生量化成分乙成分统制量化成分甲的结构；如果某个表达没有辖域歧义，则在量词提升时只能产生一种成分统制的关系。MBR 就是限量词提升时可能出现的位置的一条原则。除此之外，Aoun 和 Li 还作了几条关于英语和汉语在成分结构上的区别的假设，以解释英语和汉语在辖域歧义现象上的区别。在解释英语关系结构与汉语关系结构在辖域现象上的区别时，他们假设英语句子有一致关系(Agr)，而汉语句子没有，这样英语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不论处在主语位置还是宾语位置，都不能移出关系小句之外，否则移位后留下的语迹就不能在其被管辖域内受约束；汉语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若处在宾语位置，就不能移出关系小句之外，否则不能在管辖域内被约束，但量化成分若处在主语位置，则可以移出关系小句之外，因为此时不受一致关系的限制，管辖域可以延伸至主句的范围。这样就解释了例(18) 和例(19) 的对立。

- (18) a. I read [an article that discussed every woman]. (无歧义)
 b. I read [an article that every woman wrote]. (无歧义)
 (19) a. 我看了[写每个女人的一篇文章]。(无歧义)
 b. 我看了[每个女人写的一篇文章]。(有歧义)

例(19b) 有歧义，但一旦“都”出现，歧义便消失，只剩下“每个女人”占窄域的解读，如例(20) 所示。Aoun 和 Li 认为，这种变化跟“都”和与其相关的 NP 所必需遵循的局域性条件有关，即“都”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与其相关的 NP，如果“每个女人”移出关系小句去取宽域，便超出了能跟“都”发生关系的范围，因此它只能呆在关系小句内而获得窄域解读。

- (20) 我看了[每个女人都写的一篇文章]⑦。

3.3 黄师哲(Huang 1996, 2005) 的研究

Huang(1996, 2005) 在讨论“每”的形式定义时分析了“都”的功能，认为“都”在“每”字句中的功能是准允事件变量，而该事件变量用于“每”的语义功能的实现。具体地说，在“每”的形式定义中总是包含两个变量 x 和 y ，而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斯科林函数(Skolem function) 关系⑧，即对变量 y 的值的确定依赖于对变量 x 的值的选择。比如在“每个男人亲了一个女人”这个句子中，“每”的形式定义中包含一个以“男人”为定义域的变量 x 和一个以“女人”为定义域的变量 y ， x 和 y 形成配对关系(即一个男人配一个女人)， y 的值取决于 x 的值(即哪个女人去配哪个男人取决于那个男人是谁，也就是不同的男人亲的女人不一样)。变量 y 可以由 VP 中的不定成分提供，像上面这个例子中的“一个女人”，也可以是事件变量，比如在“每个学生都喜欢这本书”这个句子里 VP 部分没有不定成分，充当变量 y 的就是一个事件变量。事件变量必须受到限制(constrain，即有一个定义域) 才能指具体的事件，“都”的使用就可以起事件变量限制者的作用，也就是可以对事件变量进行准允，从而使得

⑦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们的语感，Aoun 和 Li 所用的这个例子在可接受性上有问题。Huang(1996, 2005) 也提到“每个人都写的文章”是不可接受的，原因在于“写”是创造义动词，而同一篇文章不大可能被不同的人反复地写，如果改成“选中”，就没问题，不同的人可以同时选中一篇相同的文章。

⑧ 蒋严、潘海华(1998: 170) 将 Skolem 翻译成“斯科林”。

该事件变量能以相应的值去跟 x 配对。如果在“每”字句中 VP 部分既有“都”又有不定成分，根据去跟 x 配对的是事件变量还是不定成分提供的变量，可以分别得到不定成分的宽域解读和窄域解读。例如在例(21)里，当跟 x 配对的是事件变量时，“一首唐诗”就作宽域解读，即所有的孩子会背一首相同的唐诗，括号里的后续成分落实了这种解读。当跟 x 配对的是不定成分提供的变量时，“一首唐诗”就作窄域解读，即不同的孩子会背不同的唐诗，而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接括号里的后续成分。

(21) 在这所幼儿园里，每一个小孩都会背一首唐诗，(就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

跟本文所讨论的“都”字关系小句有关的是黄师哲对“每”字关系小句^⑨的讨论。黄师哲观察到在“每”字关系小句中“都”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当“都”出现时，中心语倾向于作宽域解读。例如：

(22) 我喜欢每一个学生选中的文章。

(23) 我喜欢每一个学生都选中的文章。

黄师哲提到她对“每”的语义功能的分析会预测例(22)里的中心语只有窄域解读，而例(23)里的中心语可以有宽域解读，也可以有窄域解读。而实际上例(23)里的中心语作宽域解读才是正常的。黄师哲把这个现象归因为在带关系小句的复杂名词短语中中心语处在成分统制“每 NP”的位置，虽然关系小句里的宾语变量被“每 NP”成分统制，但跟这个变量同指的中心语成分统制“每 NP”，所以就只有宽域解读，而例(22)中虽然也满足这种结构关系，但由于关系小句中没有“都”准允事件变量，只有相当于不定成分的空宾语提供的变量，所以得到中心语的窄域解读。

3.4 结构关系不是决定辖域解读的唯一因素

从句法上对辖域关系进行解释，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做法(如 May 1977, 1985)。上面提到的 Aoun 和 Li (1993) 和 Huang (1996, 2005) 的解释，都诉诸结构上的成分统制关系。不过遗憾的是，两者的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其中的“文章”就应该作宽域解读。首先，Aoun 和 Li (1993) 虽然讨论了例(19)中两个关系结构在辖域关系上的不对等，但却没有讨论类似例(24)中关系结构在辖域上的特点。

(19) a. 我看了写每个女人的一篇文章。 (无歧义)

b. 我看了每个女人写的一篇文章。 (有歧义)

(24) a₁. 我看了批评每个理论的文章。 (?)

a₂. 我喜欢介绍每个旅游点的书。 (?)

b. 我看了每个女人写的文章。 (无歧义 “每个女人”占宽域)

当中心语不是数量名短语，而被光杆名词替代时，辖域关系会发生变化。首先是例(19b)到(24b)的变化：跟例(19b)的有歧义不同，例(24b)是没有歧义的，只有“每个女人”占宽域的解读；其次是例(19a)到(24a)的变化：跟例(19a)的无歧义不同，例(24a)有时候可以理解为有歧义(如例24a₁)，有时候又可以理解为没有歧义(如例24a₂)。当处于关系小

^⑨ 这里暂时将所有带“都”和不带“都”的“每”结构都称作关系结构，后文的分析会显示，不带“都”的“每”结构宜分析成领属结构而不是关系结构。

句宾语位置的全称量化成分也可以占宽域(如例 24a₁)时, Aoun 和 Li 所采用的处于宾语位置的 QP 提升后留下的语迹必须在关系小句内受到约束的假设便遇到了问题; 而当处于关系小句主语位置的全称量化成分只能占宽域(如例 24b)时, Aoun 和 Li 所采用的处于主语位置的量词短语在提升时既可以附接在关系小句内的 IP 上, 也可以附接到关系小句之外的某个节点的假设也遇到了问题。既然“每个女人写的文章”里的“每个女人”不能呆在关系小句里取窄域, 那说明“每个女人”在关系小句里没有附接的位置; 当“都”出现时, “每个女人”只能取窄域, 说明此时“每个女人”又必须附接在关系小句内的某个位置, 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

Huang(1996, 2005) 通过说明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成分统制关系小句中“每-NP”的情况, 来解释例(23)中中心语占宽域解读的现象。但她认为例(22)和(23)结构关系相同, 之所以例(22)中中心语不占宽域, 是“每”的语义功能使然, 也就是在语义解释时, 结构关系的作用让位给了“每”的语义功能的作用; 而之所以例(23)中中心语占宽域, 是结构关系的作用使然, 也就是在语义解释时, “每”的语义功能的作用让位给了结构关系的作用。与 Aoun 和 Li 不同, Huang 所说的成分统制关系只是描述 S-结构里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以及跟 D-结构里与中心语对应的语迹的关系。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 为什么成分统制关系在有“都”出现时可以轻松地排除“每-NP”占宽域的解读, 而在没有“都”出现时又轻易地让位给了“每”的语义功能的要求呢?

单一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无法全面地解释量化词辖域关系的这一问题, 其实早已被研究者注意到。比如, May(1985) 观察到, 虽然 Who bought everything for Max? 没有歧义, 只有 Who 占宽域的解读, 但具有相同结构的 Who is serving each customer? 却有歧义, 可见量化辖域问题不仅仅只是结构关系的问题。为了寻求合理的解释, 研究者开始关注结构关系之外的其他因素。量化词的不同类型对辖域的影响, 是最先被注意到的, 比如 Beghelli 和 Stowell(1997, 转引自 Kuno, et al. 1999: 99 fn35) 区分 wh 词、DQP(即表分配或全称量化的量化词, 如 every, each 等) 和 GQP(即“指称群组”的量化词, 如不定量化词 a, some 和 several 等), 三组词被认为分别居于 LF 层的不同最大投射的 Spec 位置以核查相应的特征, 而此时的成分统制关系才能决定辖域关系^⑩。而 Kuno 等(1999) 在观察到 Aoun 和 Li(1993) 的解释方案的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综合句法、语义和话语多种因素的解释方案, 以解决英语、汉语和日语中量词的辖域问题。这一研究为我们解释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

4. 本文的研究: 话题成分的辖域 > 非话题成分的辖域^⑪

4.1 Kuno 等(1999) 的研究

Kuno 等(1999) 仿照人工智能中用于在多个非绝对因素基础上得出结论的标准技术, 提出了一个用于判断量化成分辖域关系的专家系统。这个专家系统主要包括 7 条原则:

(25) a. Subject Q > Object Q > Oblique Q

^⑩ 当然, 他们的这种分析未必可行。Kuno 等(1999) 就对此提出了质疑。Kuno 等(1999) 的方案是一个综合句法、语义和话语等多种因素的辖域解释方案, 也是本文借鉴的方案, 后文会详细谈到。

^⑪ 仿照 Kuno 等(1999), 我们用“>”表示占宽域的这种关系。

- b. Lefthand Q > Righthand Q
- c. Human Q > Nonhuman Q
- d. Speaker/Hearer Q > Third Person Q
- e. More D(iscourse)-linked Q > Less D-linked Q
- f. More Active Participant Q > Less Active Participant Q
- g. Each > Other Quantified Expressions

跟人工智能中专家系统的工作原理一样，这个专家系统在对多个量化成分的辖域关系进行判断时，要对其中各个专家的意见进行综合衡量，特别是当各个专家的意见出现矛盾时。不同情况下，不同专家的意见所占的分量会不同。总之，任何一个专家都无法独自做出最后的结论。

Kuno 等(1999)指出，在(25)中所提出的7条原则中，a和b是句法的，c是语义的，d、e、f是跟话语有关的，而g是跟某个词项的特殊性质有关的。而在我们看来，这7条原则互相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宽域解读跟量化名词短语指称对象在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活跃性(activity)^⑫上的特点有关，或者跟量化名词短语的话题性程度有关。其中，a和b是句法的，但对于汉语和英语等语言来说，a特征实际上可以蕴涵b特征；c-f是跟语义和语用有关的，但e特征和f特征实际上可以互相蕴涵，c、d之间没有蕴涵关系，但它们跟e、f的关系密切，从言语交际的特点来看，也可以说跟e、f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蕴涵关系。而g虽然是指each具体的词项特征，但它跟e、f之间也有蕴涵关系，因为each使用的条件就是当each的限定域是一个在话语中已经确定的集合时，也就是此时该集合是D-link的^⑬。当一个名词短语具有上列各项左边(即“>”的左边)的某些特征时，该名词短语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及性和活跃性，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话题性，因为可及性和活跃性总是跟这些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跟话语的联系更紧密(e)，更活跃(f)等，而这些成分也更容易居于句子的左边(b)，等等。而当一个成分全面地具有这些特征时，它就成为句子的话题，因为当一个成分具有话题的地位时，它就综合地具有句法、语义、语用多方面的特征：话题总是跟话语的联系最为紧密，话题是当前言谈的中心对象，是为听说双方所共知并共同感兴趣的，因而也是当前最活跃的对象，而话题往往是位于句子的左边或者起始部位。正因为如此，Kuno 等(1999)在提出了前面的7项原则后，在后面(P.92)补充了一条跟话题有关的原则，即例(26)，并举了例(27, 28)进行说明：

- (26) Topicalized Q > Nontopicalized Q: 一个在句法上被话题化的量化成分总是较一个没有在句法上被话题化的成分占宽域。

^⑫ 我们不说“有定性”，是因为“有定”(definiteness)更倾向于指某个名词短语在句法上的特点，比如英语中带定冠词the或指示代词this、these、that、those等的名词短语。就量化名词短语而言，比如数量量化短语或存在量化短语，表面上是无定的形式，但在作具体解读时，有时可以解读为殊指的形式。因此我们用“可及”和“活跃”来说某个名词短语的指称对象在是否为确定的对象，是否为言谈双方都确知的对象等方面的特点，但不一定要为语法上的有定形式。

^⑬ Kuno 等(1999: 84)指出了each的使用条件，并通过举例对比说明every和each的区别(fn. 23)。他们指出了each的这种特征实际就是一种D-link的特征。下面的例子中，everyone的限定域不用具体指出，而each的限定域则一定是在前面的话语中已经确定了。

- (i) a. John likes everyone. b. John likes each person.

- (27) a. All of us have read many of these books with great enthusiasm. (ambiguous)^⑭
 b. Many of these books, all of us have read with great enthusiasm. (unambiguous)
- (28) a. Many people come to New York every summer. (ambiguous)
 b. Every summer, many people come to New York. (unambiguous)

根据我们的理解，之所以话题化成分“总是”占宽域，而具有前面7条原则中左边特征的成分只是“倾向于”占宽域，原因就在于“话题化成分”是前面几条原则中“>”左边特征的综合概括；当一个成分可以明确地被判断为句子的话题时，那它就综合地具有了前面好几条原则的特征，因而在被专家系统对辖域判定进行投票时，就可以获得最多的选票，从而被判定为作宽域解读。

在肯定了话题对于占宽域解读具有绝对优势这一点后，我们认为，“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的宽域解读，就是由其话题性的地位决定的。所谓“话题性”地位，并不是说这个中心语在整个关系结构中作话题，而是将这个关系结构推导出来的那个话题结构作话题。也就是说，关系结构由话题结构而来，而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所指的对象，在原话题结构中作话题，而既然是话题，理所当然地获得宽域解读。这一论点，是我们解释“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作宽域解读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了解关系结构和话题结构的关系。

4.2 关系结构和话题结构的推导关系

关系结构和话题结构之间的推导关系^⑮，我们无需论证，因为两者的密切关系，早已为学者所注意到(陈平 1996 及其提到的相关文献; Tang 1979; 袁毓林 1996; 文旭、刘润清 2006 等)。跟关系结构具有密切关系的话题结构，是带有句法话题的话题结构^⑯，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句法和语义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句法上的相似之处表现在某个成分被话题化或关系化后，该成分原来所处的位置是否需要一个代词成分来补充那个位置，条件几乎相同^⑰；语义上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话题结构和关系结构都是表达相关成分的属性。话题结构是对话题所指对象属性的表达，或者说是对话题的评述；关系结构是对中心语所指对象的属性的描写(杨彩梅 2007, 文旭、刘润清 2006 及其引用的相关文献)。由于这些相似之处，关系结构和话题结构之间被认为具有推导关系，即关系结构由话题结构而来。

^⑭ 这里的 ambiguous(有歧义)和 unambiguous(无歧义)为笔者所加。

^⑮ 关于关系结构和话题结构的关系，实际上存在争论。最激进的观点认为，关系小句都由话题结构而来，关系化的成分并非是一个一般的名词词组，而是原结构中的主题。Kuno(1973)对日语关系结构的由来就持这样的观点。更普遍的看法是，关系结构中的一部分是对话题结构中话题的关系化，但也有一部分是对主谓结构中相关句法成分的关系化，如陈平(1996)，袁毓林(1996)等文章都隐含这样的观点。陈平(1996)专门从话题结构的语用特征角度讨论汉语中什么样的话题结构能转化为关系化结构，挑战以往学者所认为的话题结构与关系结构的关系仅可以从句法话题的句法类型的角度来描写的观点。袁毓林(1996: 251)也谈到话题化与关系化的关系，提到话题化为“某些语义格的名词化(按：名词化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关系化)开辟了道路”。Li(2008)对以往所认为的话题化是关系化的充要条件的论点提出质疑，指出汉语中并不是所有的话题结构都能关系化，也不是所有的关系结构都能找到相应的话题结构。本文忽略这些细节的争论，假定“都”字关系结构就由“都”字话题结构而来。

^⑯ 结构话题跟一般语用意义上的话题不尽相同。语用意义上的话题，只要求在信息特征上具有已知(given)的特征，为言谈双方当前兴趣所在或所关注的对象，这个成分可以是结构话题，也可以不是结构话题(陈平 1996)。

^⑰ 文旭、刘润清(2007)注意到领属结构中的领属者被话题化时，原位置可以出现现代词来补位，而被关系化时，原位置不能出现现代词。如可以说“那个女孩，(她的)头发很长”，也可以说“头发很长的那个女孩”，但不能说“她的头发很长的那个女孩”。

本文认为，将这一观点应用于“都”字关系结构的分析，即认为“都”字关系结构来自于“都”字话题结构，可以说明“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要做宽域解读的现象：由于话题结构中的话题都是定指的、被后面的部分所评述的对象，如前文提到的 Kuno 等(1999)所述，该成分总是在话题句中无条件地占宽域，因而在关系结构中，当以前在话题结构中对该成分进行评述的部分成为关系小句来修饰该成分时，该成分自然在宽域或窄域解读上仍然维持原来的状况。

从话题化是关系化的先导出发，对量化句中量化名词短语关系化的问题，可以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一般认为，关系结构中的中心语如果能填入关系小句的主语位置，那这个关系结构就被认为是直接对主句结构中的主语的关系化，直接宾语位置亦然。如下所示：

- (29) a. 我们非常不喜欢王老师。 → (e) 非常不喜欢王老师的我们
 b. 我们非常不喜欢王老师。 → 我们非常不喜欢(e)的(王)老师
- (30) a. 小王娶了一个漂亮女孩 → (e) 娶了一个漂亮女孩的小王
 b. 小王娶了一个漂亮女孩 → 小王娶(e)的(漂亮)女孩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例(29-30)右边的这一组关系结构是来自相应的话题结构，如例(31)所示：

- (31) a. 我们啊，非常不喜欢王老师。 → (e) 非常不喜欢王老师的我们
 b. 王老师我们非常不喜欢。 → 我们非常不喜欢(e)的(王)老师

但是，如果考虑量化句，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量化句中带有量化名词短语(Q-NPs)，而量化名词短语是无指的(nonreferential)。对一个无指的量化名词短语，如果认为是直接从其原来的句法位置而得到关系化的操作，那么就无法解释关系结构中的中心语和原结构中的量化名词短语在指称上的不一致。例如：

- (32) a. 我们仨都买了一套房子。 → b. #我们仨都买的一套房子
 c. #我们仨都买了的一套房子
 d. #我们仨都买的房子
 e. #我们仨都买了的房子

例(32a)中的“一套房子”是量化名词短语，它并不指称某一套具体的房子，而是引入与“我们仨”中的每个人相匹配的一个变量，实际上涉及三座不同的房子。但例(32b-e)四个关系结构都无法准确地表达出这种意思，而其中例(32b)和(32c)还是不怎么合法的表达，例(32d)和(32e)则是合法的表达，但不能指称三座不同的房子。因此，对于量化句而言，如果考虑指称上的一致要求，就不能认为其中的量化名词可以直接在原位进行关系化。

对于类似例(32a)这样的句子，要形成相应的话题结构时，我们不能有例(32b'-d')这样的形式，只能有例(32e')这样的形式。

- (32) a. 我们仨都买了一套房子。 → b'. * 那些房子我们仨都买了。
 c'. * 那三套房子我们仨都买了。
 d'. * 三套房子我们仨都买了。
 e'. 房子我们仨都买了。

如果我们把三座房子表示成一个集合，用“那些房子”、“那三套房子”或“三套房子”表

示,放在句首作话题,如(32b'-d')所示,我们无法得到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买了一套不同的房子的解读,只能得到那些房子或那三套房子被我们仨都买了的解读,即甲买了那三套房子,乙买了那三套房子,丙也买了那三套房子,而这种解读跟现实世界中一般的购买行为有悖,所以我们在这些句子前用了星号。这也就是如前文所提到的 Kuno 等(1999)提到的,话题成分总是在句中相对于其他的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例(32b')和(32c')中的“那些房子”和“那三套房子”是定指形式,定指形式的 NP 的语义解读既不会引出句中其他量化成分对自己的依存,而自身也不会依存于其他的量化成分(关于名词短语的辖域依存问题,见 Liu 1990 的论述),所以相对于句中其他量化成分总是作宽域解读;而例(32d')中的“三套房子”虽然形式上是无定形式,但由于处在句首话题位置,在语义上要理解为有定的,此时我们仍然得不到我们仨中不同的人买了不同的房子的解读,只能得到某三座房子为我们仨都买了的解读,同于例(32b')和(32c')。

要想形成合适的话题结构,例(32e')是一个选择。例(32e')中的“房子”只能指类,不能指个体,或者如前所述,只能指房子的内涵义,不能指房子的外延义。此句表示房子这种东西我们仨都买了,不能表示某一套或某几套房子我们都买了,因为我们不同的人买的是不同的房子。而表类指的“房子”在这里是占宽域解读。

由于话题本身在表义上的要求,话题化的过程首先就会排除对具有某些语义解读的成分的操作。无指的量化名词短语就在这种排除之列。我们采用话题化是关系化先导的观点,就能保证不会把“都”字关系结构中的中心语硬性地填入主谓结构中的某个空位(即宾语空位),这样就不会导致出现该成分在关系结构中的所指和在主谓结构中的所指不一致的问题。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解决了“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为何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的问题,但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总是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其他复数性名词成分或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但在关系小句没有“都”而只有全称量化成分“每”的情况下,中心语却并不一定相对于该全称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前面已经提到 Huang(2005)的例子(22)和 Yang(2002)的例子(14, 16a, 17b)。Huang 在自己的系统中解释了例(22)为何只有窄域解读的问题,而我们已指出这种解释的问题。如果要坚持本文所认为的话题化是关系化的先导,从而使得关系结构中的中心语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的话,那就应该解释为什么在例(22)这样的句子中中心语偏偏不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下一节,我们将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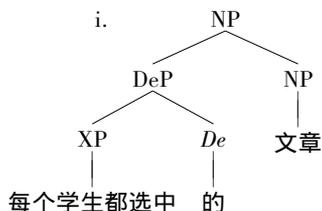
5. “每……的……”结构

5.1 初看上去,正如 Huang(2005)所说,例(33)和(34)具有相同的结构关系,如例(33i)和(34i)两个树形图所示^⑬。结构关系相同,却有着不同的辖域解读关系,对此 Huang 的解释是,在例(34)中,结构关系让位给了“每”的语义要求:由于“每”的语义总是要求一个变量 y 与其所约束的变量 x 进行配对,而准允事件变量的“都”在例(34)中未出现,因而只有靠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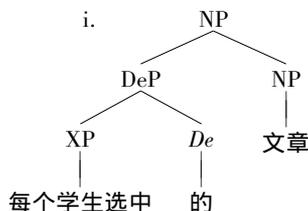
^⑬ 对于例(33)和(34)的树形图画法,我们采用石定栩(2008)的观点,认为“的”和“的”前的成分合起来是定语,修饰后面的中心语,“的”是 DeP 的中心,但不是整个广义“的”字结构的中心。

定成分引入的变量 y 来和 x 配对。在这种情况下，“文章”只有作窄域解读，其辖域关系跟主句形式的“每个学生选中了一篇文章”相同。

(33) 每个学生都选中的文章



(34) 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



对于例(33)和(34)的解读的观察，Huang(1996, 2005)无疑是正确的。例(33)和(34)在辖域解读上的区别非常明显，不仅可以凭语感清楚地感觉到，在句法形式上也有一定的反映。比如，例(34)不能通过特指测试，而(33)则可以。

(33') a. 每个学生都选中的那篇文章 / a'. 每个学生选中的一篇文章

b. 那篇每个学生都选中的文章 / b'. 一篇每个学生都选中的文章

(34') a. * 每个学生选中的那篇文章 / a'. * 每个学生选中的一篇文章¹⁹

b. * 那篇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 / b'. * 一篇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

要想维持上文所采用的话题化为关系化的先导，从而决定了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的宽域解读的这一理论，我们似乎可以对例(33)和(34)的辖域解读上的区别作这样的解释：例(34)没有相应的话题化结构，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中心语作宽域的解读，如下所示。

(33'') 那篇文章每个学生都选中了。 → (33) 每个学生都选中的文章

(34'') * 那篇文章每个学生选中了。 → (34) 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

例(34'')的不成立表明例(34)应该不是由例(34'')而来，即该关系结构不是对话题“那篇文章”的关系化，因为本来就不存在例(34'')这样的话题结构。那么，是不是在例(34)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假设关系结构是以话题结构作为先导，而是直接对处于宾语位置的成分的关系化呢？如下面例(34''')a)到(34''')b)的转换所示，在没有“都”出现的“每”字句中，好像这样的假设更合理，因为此时主谓句中的宾语和关系结构中的中心语同样都是作窄域解读。但是如果这么认为的话，例(33'')的情况又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因为虽然例(34''')b)中的“书”与例(34''')a)中的“一本书”具有相同的辖域解读，但例(33''')b)中的“书”与例(33''')a)中的“一本书”却没有相同的辖域解读，后者可以有窄域的解读，即每个教授推荐的是不同的书。

(33''') a. 每个教授都推荐了一本书。 → b. #每个教授都推荐的书

(34''') a. 每个教授推荐了一本书。 → b. 每个教授推荐的书

要想坚持我们上文提出的话题化是关系化的先导，从而决定了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作宽域解读的理论，我们就必须解释例(34)的来源，同时说明为什么例(34)的中心语没有宽域解读。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解释是，例(34)和(33)具有不同的

¹⁹ 例(34'a')中，当“一篇文章”理解为非特指时，结构是成立的，即强调每个学生选中的是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两篇或三篇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结构不是关系结构，而是“的”字事态结构。

结构关系，例(33)是真正的关系结构，而例(34)则可能不是真正的关系结构。

5.2 首先，我们发现，有“都”出现时“都”前和“每-NP”后不能出现停顿，而无“都”时“每-NP”后能自由地出现停顿，如例(35-36)所示。

- (35) a. 我们班的每一个学生，选中的文章都不一样。
b. 我们班的每一个学生选中的文章都不一样。
- (36) a. * 我们班的每一个学生，都喜欢看的书是老舍的《骆驼祥子》。
b. 我们班的每一个学生都喜欢看的书是老舍的《骆驼祥子》。

例(35)中可以用逗号将“每一个学生”与后面的成分隔开，例(36)则不行。这个差异表明，用“都”的时候，“每 NP”和“都 VP”之间的关系很紧密，不用“都”的时候则比较松散。当松散到可以用逗号隔开的程度时，我们认为，形式上紧邻在一起的“每 NP”和“VP”实际上可能并不形成一个关系小句的整体，因为关系小句内的成分是不能用逗号隔开的。

其次，类似“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这样的成分处在动前位置时，必须跟“都”共现，句子才会合法。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 Yang(2002) 及其相关引文中就已经观察到，例如：

- (37) 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 (都) 交给了王老师。

汉语中处于动前主语、话题或介词宾语位置的“每”必须和“都”共现，这是“每”的语义功能的强制性要求^①。例如：

- (38) a. 每个学生* (都) 毕业了。 (主语)
b. 每本书我* (都) 看过。 (话题)
c. 我把每件衣服* (都) 洗了。 (介词宾语)

在要求与“都”强制性的共现这一点上，“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和以“每 + CL + NP”形式^②出现的“每个学生、每本书、每件衣服”是一致的。据此可以认为，它们在表达量化功能上有相同的性质，即在“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中，表面上看来处在关系小句中的“每”，其量化力也能作用到中心语上。而如果“每个学生选中”是一个完整的关系小句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每”的量化能力应该止于该关系小句之内，或者说其语义功能的要求(即要求“都”与之共现)应该在关系小句内就得到满足。

5.3 从以上两点，我们有理由激进地认为例(34)不是真正的关系结构，或者至少可以保守地认为，它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关系结构，而例(33)则肯定是纯粹的单一的关系结构，也就是说，例(33)不可能出现领属定语与关系结构的结构歧义现象(关于汉语中领属定语与关系结构的歧义现象见刘丹青(2008:6)的讨论^③，而例(34)则完全有可能分析为是其中“每-NP”当领属定语的情况，而如果认为该结构是直接由“每个学生选中了一篇文章”关系化而来，那么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关系结构的形式，只是后者的处理将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把类似例(33)和(34)两个关系化形式看作是对不同位置成分的关系化。后者是对宾语位置成分的关系化。

^① 当宾语中带有不定成分时除外，如“每个学生选中了一篇文章”。

^② 这里的 CL 代表 classifier。

^③ 刘丹青在第十五次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上指出本文对“每……的……”结构分析的不足，并提供了相关的参考文献信息。本文这一部分的分析从刘丹青(2008)得到启示。

系化, 如例(34''')所示; 前者只能是对话题位置的成分的关系化, 而不能是直接对宾语位置的成分的关系化, 如例(33''')b)跟(33''')a)的不对等所示。或者说, 看似句法地位相同的成分——如例(33''')a)和(34''')a)中的宾语部分——却要假设在关系化时经历了不同的路径。因此, 我们宁可认为例(34)是领属结构而非关系结构。例(33-34)的结构分别如例(39-40)所示。

- (39) [NP [CP 每个学生都选中]的书] (40) [NP 每个学生[NP [CP 选中]的书]]

如果把例(34)看作领属结构, 那么“每”的量化力延展至中心语, 或者说延展至整个关系结构的这一现象就较为容易解释了。这一现象在 Kuno 等(1999)被称作辖域关系的传递性(transitivity)。Kuno 等(1999)在附注 16 中举了如下的例子:

- (41) Every author's first book impresses some publishers' editors.
a. For every author, there are some publishers such that the author's first book impresses their editors.
b. There are some publishers whose editors are impressed by every author's first book.

Kuno 等人认为在上面的例子中, 并不是 every author 和 some publishers 发生辖域关系, 而是 Every author's first book 和 some publishers' editors 发生辖域关系。也就是此时这些 NP 作为一个整体而具有量化作用。当 Every author's first book 占宽域时, 其中 every author 相对于 first book 占宽域, 而 some publishers 相对于 editors 占宽域。辖域关系的传递性使得例(41)可以有例(41a b)的两种解读。

6. 结论及相关问题

本文尝试对“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的宽域解读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在观察了“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的无一例外的宽域解读现象后, 本文先回顾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 然后从话题化和关系化的密切关系, 指出“都”字关系结构都是对相关话题结构中话题成分的关系化, 而在“都”字话题结构中, 作话题的成分总是相对于评述部分的量化成分绝对地占有宽域, 所以由此而来的关系结构中中心语也总是相对于关系小句中的量化成分占有宽域。

对于光有“每”而没有“都”的“每……的……”结构, 本文认为可以把它看作是领属结构, 而非真正的关系结构。这种处理既使得本文所采用的解释“都”字关系结构中中心语宽域解读现象的理论得以维持, 同时更能兼顾相似关系结构中中心语在相应主句中位置的相似性这一原则。

为了使讨论的问题集中, 本文一直都在说“每-NP”处于关系小句主语位置的情况。对于“每-NP”处于关系小句宾语位置的情况(如前面的例 17“批评每个理论的文章”)没有涉及。我们的理论能否解释例(17)的现象呢?

跟“每-NP”处于关系小句主语位置不同的是, 例(17)中“每-NP”可以有宽域或窄域两种解读, 相对应的, 中心语就有窄域和宽域的解读。“每-NP”占窄域而中心语占宽域的这种解读在我们的语感中是占优势的解读, 但“每-NP”占宽域、中心语占窄域的解读也是可以得到的。前一种解读正好能被我们前面提出的理论所覆盖, 而对中心语占窄域的解读该怎么解释

呢? 如果采用跟“每个教授推荐的书”同样的处理, 即把“批评每个理论的文章”看作是领属结构, 是不可行的, 因为领属语不能处在动词宾语的位置而只能处在首位。对这样一种结构, 我们认为其中心语作窄域解读时, 该结构也是典型的关系结构, 而这种中心语占窄域的解读也从话题结构而来。

从下面的例(42b)可以看出, 当“每-NP”处在宾语位置时, 不存在跟“每个教授推荐了一本书”类似的主动句的形式, 使得宾语“每-NP”作宽域解读, 而相应的不定成分作窄域解读。当我们要表达不同的文章批评了不同的理论时, 例(42a) 倒是一个可选的形式, 即将文章笼统地表达为“这些(/ 那些) 文章”, 而这些文章中可能是不同篇的文章批评了不同的理论。而就例(42a) 和(42c-d) 而言, 其相应的关系化形式都是“批评每个理论的文章”, 所以在这个关系化形式中, “文章”可以指称单数的个体, 对应于例(42c-d), 也可以指称复数的个体, 对应于例(42a)。这样, 我们可以认为“批评每个理论的文章”跟“每个教授推荐的书”不同, 前者是关系化结构, 不论“文章”是作宽域解读还是窄域解读, 整个关系结构都有对应的主句形式, 而且该主句形式都可以看作话题结构。

- (42) a. 这些文章批评了每个理论。
b. * 一篇文章批评了每个理论。
c. 有一篇文章批评了每个理论。
d. 那篇文章批评了每个理论。
e. 每个理论受到了一篇文章的批评。 / 每个理论都被一篇文章批评了。

此外还有一点, 在英语中, 跟本文所讨论的“都”字关系结构对应的是关系小句中出现了 every 或 each 成分的关系结构, 如例(43) (Aoun and Li 1993: 127) 所示。在英语的这种结构中, 不论关系小句中的全称量词是处于主语还是宾语的位置, 中心语都必须作宽域解读。不存在跟“每个教授推荐的书”相同的作窄域解读的可能。而对于辖域关系远远复杂过汉语的英语而言, 要使一个成分绝对的占有宽域, 只有处于话题的地位才能做到, 类似例(43) 这样的关系结构中中心语绝对地占有宽域, 可以认为它就是对相应话题结构中话题的关系化。

- (43) I read [an article that discussed every woman]. (无歧义)
I read [an article that every woman wrote]. (无歧义)

引用文献

- Aoun, J. and Y.-H. Audrey Li (李艳惠). 1993. *Syntax of Scop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arlson, G. N.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
Huang, S.-Z. (黄师哲). 1996. Quantification and pred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Dou.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 2005.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with Skolem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New York: Edwin Mellen.
Huang, Zanhui (黄瓚辉). 2006. The function of DE in Chinese RC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Pp. 403-6.

http://dspace.wul.waseda.ac.jp/dspace/bitstream/2065/29044/1/PACLIC_20_00_058_Huang.pdf
[accessed 31, Aug. 2011]

- Kuno, S. 1973. *The Structure of Japanese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Kuno, S., K. Takami, Yuru Wu (吴玉茹). 1999. Quantifier scope in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 75 63 – 111.
- Li, Y.-H. Audrey (李艳惠). 2008. Characterizing Chinese as topic-prominent, discourse-oriented? Talk given at th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 Liu, F.-H. (刘凤樾). 1990. Scope dependenc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May, R. 1977. The grammar of quantification. Ph. D. diss., MIT, Cambridge, MA.
- . 1985. *Logical Form: Its Structure and Deriva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Tang, T.-C. (汤廷池). 1979. *Studies in Chinese Syntax*. Taipei: Student Book.
- Yang, C.-Y. Barry (杨中玉). 2001. Quantification and its scope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MA thesi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 陈平著, 徐赳赳译, 1996, 汉语中结构话题的语用解释和关系化. 《国外语言学》第4期, 29 – 38页. 原著: P. Chen. 1996.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s of structural topics and relativiz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 389 – 406.
- 董为光, 2003, 副词“都”的“逐一看待”特性. 《语言研究》第1期, 96 – 101页.
- 蒋严、潘海华, 1998, 《形式语义学导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兰宾汉, 1988, 副词“都”的语义及其对后面动词的限制作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47 – 52页.
- 刘丹青, 2008,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 《中国语文》第1期, 5 – 22页.
- 石定栩, 2008, “的”和“的”字结构. 《当代语言学》第4期, 14 – 23页.
- 王还, 1983, “All”与“都”.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24 – 8页.
- , 1988, 再谈谈“都”.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53 – 4页.
- 文旭、刘润清, 2006, 汉语关系小句的认知语用观. 《现代外语》第2期, 5 – 13页.
- 杨彩梅, 2007, 关系化——一种识别句子主观性语言实现的形式手段. 《现代外语》第1期, 5 – 14页.
- 袁毓林, 1996, 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 《中国语文》第4期, 241 – 54页.

第一作者简介:

黄瓚辉, 女, 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研究兴趣: 语义学、语用学、对外汉语教学. 代表作 “‘都’在‘把’、‘被’句中的对立分布及相关问题——从焦点结构的角度看”。

电子邮件: zane00@sohu.com

HUANG Zanhui, female, Ph. D.,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er major publication is “Distributions of Dou in Ba-constructions and Bei-constructions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cus structure”. E-mail: zane00@sohu.com

作者通讯地址: 黄瓚辉: 36100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石定栩: 香港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 CBS AG-510

Email: ctdshi@inet.polyu.edu.hk

Abstracts of Articles

LIU Danqing ,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A proposal for a new approach of linguistic typ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as an approach to linguistic typology. The proposed approach attempts to show how linguistic inventory shapes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languages. It is argued that inventory diversities among languages, such as what kinds of means a language possesses, which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ategories are prominent and powerful so that their formal means can expand to the denotation of other categories, and which categories are lacking special means and have to appeal to means for other categories to express, make the cross-linguistic 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 more complicated than it appears. Such differences among languag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underlying language types. The current approaches in typology mainly begin with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ategories and focus on the examination of how these categories are denoted with formal means.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semantic/pragmatic categories and formal means. The impact on denotation of categories impos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inventory and category prominence among languages will be examined. In the meantime, attention also will be paid to universals behind the inventory diversity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tegory expansion and the semantic map approach.

Key words: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prominence typology, mightiness, form-meaning mapping

HUANG Zanhui and SHI Dingxu , On the wide-scop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ad NP in *dou* relativized constructions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This paper offers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fact that the head NP in *dou* (都) relativized constructions like *Mei ge xuesheng dou xuanzhong de wenzhang* (每个学生都选中的文章) obligatorily takes a wide scope over other Q-NPs in the relative clause. Based on the derivation relation between topicalization and relativiz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obligatory wide-scope reading of the head NP in *dou* relativized constructions comes from the wide-scope reading of the topic in corresponding topicalized constructions. The wide-scope reading of the head NP of *dou* relativized constructions is a preservation of the wide-scope reading of the topic of the corresponding topicalized construction, since the head NP is the result of relativizing the topic. For *mei* (每)-constructions without *dou* like *Mei ge xuesheng xuanzhong de wenzhang* (每个学生选中的文章), which seemingly constitutes an exception for our claim,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y can be viewed as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rather than relativized ones.

Key words: *dou* (都), relativized constructions, head NP, scope, *mei* (每)